

青未了·连载



11

跟着美军上战场

◆出版社:人民日报出版社

◆作者:邱永峰 郝洲



美军是现代战争中不可或缺且最重要的角色。美军士兵单兵装备价值15万美元,美军基地堪比五星级酒店……《环球时报》记者邱永峰和郝洲对美国陆军第101空中突击师进行嵌入式随军采访,是新中国历史上首次有中国记者如此近距离地观察美军地面部队的作战,让中国读者有机会了解到美军作战的真实一面。

中国战地记者眼中的战地美军

毒品是阿富汗警察提供的

军方调查人员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至少有三名士兵指称,吉布斯曾直接威胁过温菲尔德。莫洛克也说,吉布斯设计过谋杀温菲尔德的情节,其中一个是在温菲尔德外出执行任务时,用重物将他砸死。温菲尔德的律师蒙特福称,有一次,在温菲尔德去找军中牧师谈话的途中,吉布斯警告他要“保持安静”。

按照美军的规定,发现战友有犯罪行为时,士兵可以向上级军官报告,向军中牧师报告,向犯罪调查司令部报告。若上级军官有犯罪行为,士兵可以向兄弟部队的军官报告。

所有这些,都让温菲尔德非常注意保护自己。温菲尔德把军中的热线号码给了父亲,让他打电话揭发此事。

曾在海军服役的克里斯托弗想不到,军中竟会有这样恐怖的事情发生。2月14日与儿子聊天后,他给军方打了五个电话,一个打给国防部,另外四个打给“斯瑞克战斗旅”的美国本土驻地——华盛顿州刘易斯堡。

在打给国防部的电话中,克里斯托弗与一位军士通了话,还给犯罪调查司令部留了言。在打给刘易斯堡的电话中,一名军官告诉克里斯托弗,如果他的儿子在接受调查时不能站出来提供情况,他们将毫无办法。“建议你家公子暂时低调行事,届时我们会有找他了解情况。”这名军官说。

尽管“战地综合征”可能成为这五人杀人小组的辩解辞,但战地综合征导致美国军人心智变态却是不争的事实。

罗伯特森军士长告诉我们:“一些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老兵回国后虐待妻子甚至杀害亲人案频发就是明显的例子。”

除了杀人这样的恶劣事件外,吸毒与贩毒也成为令驻阿联军颇为头疼的一个现象。

旅法华人、法军下士嘉风亲口告诉我们:“我们基地的毒品都是阿富汗警察长期提供的,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只因是打仗就闭只眼,算是缓解士兵压力了!”

为了缓解官兵们的心理压力,第

101空中突击师可谓绞尽脑汁——

在2旅旅部驻地威尔逊基地的布告栏上,我们看到一则旅部的通告:

“有什么烦心事,痛苦的事,生活的事,感情的事,都可以到我们的聊天中心来,有受过心理训练的专家为你疏通情感!本中心每周七天每天24小时开放。”

2旅的军官拉里·波特尔少校告诉我们,这个中心就是专门针对有战地综合征苗头官兵的:“中心有3名女性心理学专家和2名男性专家,专业范围包括情感、家庭事务、法律、社会伦理等。现在中心一周能接待20来名官兵。找上中心的官兵有遇到被女朋友甩,家庭遇到经济困难的,还有患上战地恐惧症的,都能得到心理方面的慰藉。”

如果到了坎大哈基地,那么就有随军牧师可以倾听官兵的心声了。坎大哈空军基地的教堂与我们住处仅一墙之隔。每到周五,进教堂做礼拜的官兵特别多,以至于教堂前的基地主路人满为患。

负责这个教堂的随军牧师是来自俄亥俄州的克拉克上尉。他客气地拒绝了我们的采访请求,但却坦率地说:“我希望他们能在上帝面前找回平静。”对于多数20岁左右的美国大兵们来说,比上帝更实在的是战争之余的真正放松。

坎大哈空军基地的休闲生活与美国内没啥两样:基地休闲中心有一个足球场大小,这地方的规则是“无须戴帽,不必敬礼”。

一圈木地板铺成的高台上分布着大大小小30家各种商店:六家大规模的餐厅,每家能同时容纳300至400人就餐;三家冷饮店,可以提供数十种不同的冷热饮料;一家可以制作高级西服的裁缝店;一家专门制作各种胸章臂徽的加工店;两家售卖阿富汗珠宝的小店;一家出售英文图书和地图的书店;两家手机和电子产品商店,可以买到iPad,iPhone4,也可以购买特别便宜的山寨手机;一家网吧,每小时收费5美元;一个自动提款机;一个AT&T电话中心……



21

《亲子鉴定秘档》

◆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

◆作者:曾鹏宇



本书主人公女鉴定师邓亚军8年间16000宗亲子鉴定案例,让她旁观了无数亲情的割裂与挣扎、背叛、欺骗、谎言……每个案例都有鲜为人知的隐情;名人、明星、罪犯……每桩委托都堪比跌宕的影视剧;这不是虚构编造,是对欲望与责任的反思,是对近年国人亲子关系流变的冷静梳理。

双胞胎为什么如此不像

因为他们“担心老二不是自己的亲生孩子”。开始邓亚军还以为潘女士只是因为两个孩子长得不像起了疑心,后来才知道事情远比她想象的复杂——

1986年6月,潘女士在北京某区的妇幼保健院生下了一对双胞胎男婴,当时保健院实行的是母婴分离看护。8天后,潘女士和丈夫一起把孩子带回了家。

一家四口的日子过得平静而幸福,只是老大王文和老二王武从小就长得不像,老大健壮结实,老二则体弱多病;两人性格也不一样,哥哥内向心细,弟弟话多外向。长大后的哥哥继承了父母的高大健壮,身高蹿到了1.84米,而弟弟身高不过1.7米,周围人总开玩笑,说老二不像王家的人。

夫妻俩并没把这当回事,毕竟双胞胎也不是全都长得一模一样。

后来老二王武在读初中的时候,被查出有遗传性近视眼,这让夫妻俩非常纳闷,因为自己家族中并没有这样的遗传病史。当时潘女士还自责了一番,认为是自己没有带好孩子。

到了2006年底,两个孩子已经过了20岁生日,开始有村里人问王家夫妇:“在城里碰见你儿子,怎么叫他不理人呢?”

开始夫妻俩还以为是人家看错了,可是这种情况发生得越来越多,甚至一个亲戚也在县城一个车站看见老大,“可老大在念军校,平时学校管理得很严,那天他不可能擅自离校。可那天亲戚说老大穿着挺时尚的牛仔服,头发过了耳朵。但老大很朴素,根本没有像样的衣服,而且学校也不允许留学生长头发。”潘女士很纳闷。

夫妻俩先是把这件事告诉了老大,结果老大说:“是有这么个人,我还见过他呢!”

原来高中的时候,有一次王文去肯德基吃东西,忽然有一个陌生人叫他,他不认识那人,可对方却说是他的同学,搞得他莫名其妙。对方见认错了人,也很奇怪,说他跟自己的一个同学长得一模一样。

“曰天罡、曰玉衡”(飞行器材) 马杰忠
昨日谜面 “小玉姐,可认得这秀才?”
谜底 是你的益达

中国首届网络文学大奖赛

主办:山东文学 齐鲁晚报 网易 网址: <http://blog.163.com/wenxue.html> <http://www.qzwb.com.cn/> <http://www.sdwenxue.org/>

5

《猎杀闪灵》

◆作者:张苏楠

詹妮因惊吓过度而死?

“你们发现了什么?”希尔露出公务缠身的急迫状。

“等一下,容我再多问一句,抱歉。”不等希尔拒绝,里尔斯抢道:“据我所知,这栋房子上个月还在福勒·佩顿的名下,此人是詹妮·佩顿的叔父。”

希尔短暂的沉默证实了他确有隐瞒,但不久他便开口道:

“告诉你也无妨,我们通过追查福勒·佩顿的身份,发觉他正是前些年失踪的国际刑警组织专员卡夫·格瑞西姆。”希尔双手交叠在胸前,里尔斯明白他的提问该结束了,现在是他给出回答的时间。

基恩走在宁谧的山林之间。要进入这处山林不容易,最大的障碍是要翻过一处峭岩。

基恩第一次发现这里时,密林深处传来不知来历的虫鸣跟某种幼兽的低吟,夜枭掠过林子尽头的天空,靴边是半没入红泥

的白石,也仿佛颤颤有声。太阳神只能寻隙射下几束光线,但整个视界并不显得晦暗阴郁,反而光色清灵。

基恩发誓保住这个空明之所,他笃信此境是神主赐予他的静修密域。在这里,它可以虔心同主交流,他在空间遭受的敌意与不公也尽可以向主倾诉,他的悲伤慢慢平息,孤漠的心感到安宁。只是没有人知道,他的罪过是否真的得到了宽恕。

梭尼教的创立者并非基恩,不过他始终是最狂热的信徒,这个小众的宗教只在一个特定的圈子里传播——愤世嫉俗的有产者构成这个圈子的中坚,大多来自医药领域。对于外界来说,梭尼教趋于神秘而缺乏一般宗教的扩张性。

梭尼教没有教主之说,他们信仰的神主是教中唯一的领袖。自从神秘的基恩·加尔文取代创

教圣徒成为神主“最忠诚的仆从”,这个教门就被当局列入邪教名单了。

当基恩在世界的一隅诅咒人类时,弗兰局长正站在办公室的窗前仰望穹隆,不知不觉间,一滴泪划过弗兰苍白的脸颊。

纪念是对时间的逆反,关乎现存无胜逝者。艾玫尔走在子夜萧索的街头,将一盏盏暗淡的路灯抛在身后,那笔直挺立的灯柱是这条公路的节点。

“我在一本书里看过,说如果一条街,丧失街边的标记,人走在途中,就会无缘无故地落寞,直至感觉不到自我的存在。”艾玫尔不是自言自语,走在她身边的里尔斯是个绝佳的听众。

里尔斯的沉默寡言此刻成为不可多得的禀赋,但这并非出自里尔斯的本意,或许在约什跟希尔面前他还敢尝试一下他的“幽默”,但面对艾玫尔,里尔斯

典型的美国大片的氛围。人物设置很有章法,有美女、有英雄,有特立独行者、有官僚,各得其所;情节中融合了各种时尚的故事元素,九死一生的爱情,甚而隐藏宇宙秘密的历史故事。难得的一部侦探小说。语言讲究,有自己的风格,但未影响行文的流畅。

点评人:孙书文

寻不到一丝勇气开动喉舌。

“说起来,这件案子的确有些蹊跷,我几乎可以断定,詹妮一度因为惊吓过度而发生休克,周围寒冷的环境恶化了她的肺状况,但她之后一定还……奇迹般醒过一次,她的眼睛定格在吓坏她的东西上……如果她面前是个活人,我真想看看那个人的面目究竟恐怖成了什么样!”

艾玫尔担任市病理学院法医科的首席医师已经三年有余,虽然她比某些实习研究生还要年轻不少,但与她共事的人无不赞叹她的职业精神与敏锐的洞察力。

里尔斯还在沉默地惯性中奔驰,他近乎费力地张口道:“呃……没错……那么你也认为她的确见鬼了?”

艾玫尔眯起双眼作侧目状,轻点着自己的眉头道:“你是不是在走神?”

“没有!绝对没有!”里尔斯双手举在胸前,狠劲地凭空下压,仿佛巫师在冲一枚失灵的水晶球徒劳地施法。

艾玫尔轻眨一下左眼,微笑道:“我想听听大侦探的高见。”

里尔斯困窘地将手抄进风衣口袋,清清嗓子故作镇定道:“其实目前为止我也是一头雾水,这件案子牵扯的线索太多,反倒容易叫人误入歧途,詹妮留下了‘鬼杀我’,这三个血字,同事们都将‘鬼’字指向了一个叫做‘鬼蛇’的T9组织成员,当然我也不能绝对排除这种可能。不过,如果你确定詹妮是因惊吓过度而死,或许我的看法能得到更多的支撑。”随着叙述的展开,里尔斯渐渐忘却了紧张,艾玫尔也不觉消退了微笑,她的俏皮总在最恰当的时分隐入她的责任感。